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花影集 丐叟歌詩

李自然者，臨清縣民家子也。七歲而孤，為晏公廟道士任某撫養，以為弟子。既長，聰敏變通，甚為居人知愛。時運河初開，而臨清設兩閘以節水利，公私船隻往來住泊，買賣囂集，商賈輻輳，旅館市肆鱗次蜂脾。游妓居娼逐食者眾，而自然私一歌妓日久，情款甚厚，暗將其師資產盜費垂盡，皆不知也，一日，因醉與一遊手爭毆，被訟於官，其師始知，一氣而沒。自然亦因宿娼之愆，輾轉囚禁，經歲方已。然迫牒為民，不得復其原業。無所依歸，遂與前妓明為夫婦，於下閘口賃房，賣米餅度日。

自然自念貧乏，夫婦勤苦生理，不捨晝夜，不半載自餅鋪而為食店，自食店而開槽坊，生理日增，財本日盛。十數年中，家業赫然，南莊東野，前店後宅，遂成巨富。止生一子，取名曰「當」。甫七歲，其母因疾而逝。自然未免再娶，雖得其宜，而自然念己幼孤，恐子為繼母凌苦，百方防忌。子母之間，反各疑避。

是後李當既長，自然為擇豪門為配。一自新婦入門，母子更加不睦。而李當恣意非為，其母絕言不告，亦不禁戒，所以至於敗壞，實自然處不得其道也。初尚不知，後雖知之亦無如之何。不一二年，其李當或縱酒宿娼，游放賭博，無所不至。家業費耗，行藏極濫，或為盜賊攀指，或遭凶徒染累，或為人命干連，或作誑奸保證，或禁囚圍，或奔逃避匿。而自然只得為其營救，賂上買下，補欠償還，不和年，產業一空，衣食往往缺用。

而李當狂肆無施，亦頗守分，止餘舊宅一區，尚直銀數百。而自然有妻弟劉某者，謂自然曰：「君今年老，別無生計，慮恐日後漸至難為。吾於兩淮有鹽若干，年久未支，今欲往賣。近觀賢甥頓非前行，可將此宅變易，概予同往，必得厚利。」而李當亦自奮勵。父子同議，罄易家產，與劉某擇日而去。而自然夫婦同新婦，借房親家暫居。將二年，杳無音耗。

一日，忽有人自淮而來，言劉某已死於途，兩家財本盡為李當所掌，仍前不肖，任意非為。自然欲去而不能，欲托人而不得。未半年，老妻、兒婦相繼物故。孤身獨處，人情久厭，資用不敷。東移西處，人皆不顧，遂復棲身於晏公廟之僧廚。故人親知供餉不至，未免行丐於市。而自然素受安富，一旦行此，多為人憎，飢寒頓切。

同儕有一老叟，能歌詩，所丐頗足。自然慕其能，懇求其教。其叟不吝，遂教之。而自然本出道流，頗解詩書之語，一授而成頌。詩曰：

緣何貧賤生勤儉，只因窘迫難調瞻。
飄泊飢寒苦不勝，伏勞悴力將誰怨。
或傭或藝仰人資，但能溫飽無他念。
晝夜營營不惜身，省衣節食得餘羨。
轉添小本作營生，買多賣少奔西東。
四時八節冒寒暑，一百二十行肆中。
經紀誠實人信服，日月可過衣食充。
老少有依財足用，人道盡而天理通。
緣何勤儉生富足，彼因貧困先勞碌。
粗茶淡飯守尋常，朝謀夜算思積蓄。
幾平經理產業成，妻榮子貴遂心欲。
中鹽制貨伙計行，全家穩坐享天福。
買鄰闢地廣庭軒，連阡跨陌開園田。
先治僕妾次車馬，繕修造作經連年。
婦娶權門沽勢力，女歸豪貴不論錢。
勢力兩全根已固，有錢難買子孫賢。
緣何富貴生驕奢，只因生長出豪華。
掙錢人死財無主，賢郎別是一人家。
放欲肆情恣所好，捐財如土門矜誇。
舊伙間疑更世業，虛花聽信改生涯。
孀居老母游庵寺，喪父小郎串瑳肆。
游庵頻煩起是非，瑳肆久遠壞家事。
狂奴欺主發悖言，濫妾通人喪前志。
狗黨狐朋晝夜隨，賭錢吃酒無不至。
緣何驕奢生貧賤，只因放肆身家陷。
五七年來產業空，器皿用盡賣釵釧。
當東買西胡倒騰，三不值二常改變。
田園初賣尚可為，巧語花言怪人勸。
倒宅換屋被人扶，般來般去片瓦無。
衣食不供奴僕散，炎涼遷變故人疏。
房錢不繼遭人逐，母病妻亡寄體孤。
向晚無投誰見恤，求依更鋪是良圖。

自然既能成誦，異日於人煙市肆之間，高聲朗誦，便於句下加以解說。一時居人哄然叢聽，咨嗟稱賞，所惠錢米，成負而歸，盡足數日之用。盡而復出，每每如是，深以為幸。

一日又出，正歌詩間，忽於眾中有一道人歌曰：

四序推遷氣迭更，人間成敗理同朋。
春回大地群芳茂，夏到炎蒸萬物成。
秋動金風諸品遂，冬寒閉塞運回貞。
乾坤終始俱同理，莫把興衰浪自驚。

自然聽畢，徑前揖問其由。道人笑曰：「君非任高士之徒李自然乎？何不識我耶？三十年前，予嘗在晏公廟與君同處數旬，今何忘之？」自然驚喜，遂相與握手，請入茶肆，敘以久別之情，訴以本身終始之事，且悲且喜。道人曰：「賢契不必認俗太過也。適聞君歌中之意，其實盡歸人子，不能繼述前業，於理最當。若以君事比之，似大不同。今君尚存，罪將誰歸？」自然太息曰：「僕雖未死，寒家之敗實由豚犬所致。吾歌之詩，言雖少異，理實同然。」道人撫掌大笑曰：「君守道不終，於理不明，宜也。又歌俗誕之詩，誘人自愚，而入於悖理，深可歎也。」

自然悚立，請聞其說。道人曰：「予之前詩，其道備矣。且如四時之運。春發生而夏長養，秋成實而冬收藏。人少如春，人壯

如夏，人老如秋，人死如冬。又如人家之成敗：勤儉，春也；富貴，夏也；驕奢，秋也；貧賤，冬也。豈但四時代謝，人之生死，至於國之興亡，世之治亂，未嘗有能外乎此者。一飲一啄，皆因前定。萬物虧成，氣理使然。君今專責人事，豈不謬哉！」

說由未畢，但見賣茶之叟勃然作色，忿起向前奪其茶盞，大喝連罵：「俗夫。急去！急去！穢吾茶肆矣！」道人笑視良久，不言而出。茶叟復曰：「二子且止。予本不當與爾較言，奈何知愚不教，又非仁者之心，爾當格聽。夫天者，陽也；地者，陰也。兼陰陽而有妙合而成者，人也。所謂上帝臨汝，降中於心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。天不言而人言之，地不為而人為之。上古聖人仰觀天文，俯察地理，中建人極，所以八卦演而九疇敘，四方正而五官設，天人合而三才位矣。汝謂四時依氣運自然，不關人事，且如春不耕種，則莽然蒿艾，禾不生矣。夏不耘耨，則草卉叢雜，谷不實矣。秋不收斂，則風霜散敗，廩無蓄矣。冬不藏蓄，則用度乏繼，民無恃矣。是果專於氣運乎？亦將從於人事乎？又汝謂人生一世，少壯老死，亦氣運之自然。若人幼而不學，則壯而無所資。壯而不行，則修齊治平無所恃。老不加順時調護，則無以享期頤之壽。病不用砭艾之方，則命歸於夭折矣。此又果專於氣運乎？亦從於人事乎？汝又謂家之成敗，皆自循環。勤儉富貴，驕奢貧賤，亦氣運之自然。若勤儉不興非望，富貴長懼盈滿，貧賤每存安分，是果專聽於氣運乎？亦將從於人事乎？至於國之興亡，世之治亂，更有說焉。且以周自公劉積德累仁，至於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謳歌詞訟歸之，而臣節不易者，非取之也，人歸之也。武王弔民，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，非求之也，天與之也。德敷則人歸，人歸則天與。根既固而本必大，源已深而流自遠矣。享世八百，豈不宜哉！漢有天下也因秦滅六國，怨結九服。漢祖將順群仇共雪眾恥。雖有霸羽並驅，能聽董老一言而得鹿，為民除暴，代世洗冤。享年四百，又豈過也？唐除眾厭之主，收已殘之功，宋消協治之奸，定久亂之世，是皆取無懷怨之民，撫有樂生之眾，雖不敢比德於周，然不失取之以正。君無飾情誑眾之為，臣省避嫌含疑之諱，治平理坦，民和天順，其各享國三百有餘，豈不休哉？其餘篡竊相習，割據競勝，或因勢而御下自尊，或貪功而協上推戴，或乘機僭號，或假便盜名，雖居人主之位，常懷狙詐之心，為君者忍心負德，為臣者顧後瞻前，奪合悲戀故之民，率抱忿屈從之眾，開端乎莽、操，繼惡於懿、溫，苟幸有二傳、三傳，若非子殺其父，定遭臣弑其君。兵起房帷，怨興骨肉。有朝為天子之尊，暮求匹夫無地者，得志惡甚虎狼，失馭屠如犬豕。惹劇賊窺時，引蠻夷伺隙，瀆亂民彝，畏乾神器，可勝歎哉！汝但知興亡治亂關乎氣運，而不知氣運合變實係乎人。聖賢之治，體眾心而合之於天，小人之為，肆己欲而巧變於事。心即天，天即理，人行速而天行緩，人事昭而天理默。善惡陰陽，互為體用。善不與福期而福自生，惡不與禍會而禍自至。興亡治亂，於斯判矣。何乃執偏強論，以惑後愚乎？且爾先負其師，今日可逃子負其父？此皆理合氣同，惡積禍會，又將誰怨耶！」